





第一二八三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輟金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算州續稿(二)

明王世貞撰……………一

卷之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六十七

詳校官編修_臣潘庭筠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新

校對官編修_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_臣沈保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六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傳

五鹿子傳

五鹿子名仲山字仁卿居自號五鹿不知其所以而康

大學時萬嘗乞余詩戲之五鹿嶽嶽云自是頗有知者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
卷六十七

五鹿子之先陳虎林人也而徙家華亭其王父某與中

表張翁友善張翁亡子欲得王父子子之而王父指其

季曰以乞汝季遂冒張氏稍長能自樹立起家娶婦有

丈夫子四而五鹿子復其季也少惇敏通經術補博士

弟子而諸舅奉化令徐獻忠者以才高傾一時鮮所許

可顧獨善五鹿子每入謁必緩帶接膝爲竟日談時語

人是子何必減殷家韓康伯也父季念以諸子長其人

羈縻而屋舍隘不能容始議析箸而材五鹿子小欲有

所私而五鹿子讓弗取取最下瘠者顧獨與其父母偕
五鹿子之治經術精試頗衰然得既原於官以其業教
授諸生諸生日益進所奉修帛足以資共養父白屋中
不至絕甘毳也而五鹿子益愛愛孝謹一兄仲友一弟
仲甫貧不能具體粥各有子不能室五鹿子爲之食其
父而室其子一兄仲孝瘵歲賦被繫爲之悉索以償而
出之女弟適郡文學胡生五鹿子重其行憫其貧爲撫
諸甥若子婦父朱貞悔蚤世五鹿子既已治葬而曰吾
歛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不忍其發與孤也別飢舍迎而衣食焉及孤之長而授
偶子之婦父趙完素亦蚤世其發與孤如貞悔也五鹿
子顧其子曰非而所能辦吾且資若諸所以待之亦如
貞悔五鹿子之父母居恒謂吾唯一子蓋終其身不復
就他子養歿而調棺殮卜窆亦唯一五鹿子也五鹿
子性又好施予人或相謂夫已氏者以寔書生而終始
奉父母推及兄弟子姓外家無弗共者豈其有所受丹
術耶而司其橐則弟子後先所奉修帛如洗矣於是督

學御史褚君郭君李君巡按御史邵君田君每行部輒
以行誼旌五鹿子青浦令屠長卿羅至表其廬以
比於鄭康成五鹿子恂恂如弗克勝也諸美五鹿子者
贈之詩歌累百餘篇有稱經明行修者盛世醇儒者
介州外史曰五鹿子以授經聞東南而其弟子如進士
田炯鄉進士宋資太學康時萬諸生張邦學僅數曹然
亦不盡顯顧其被服儒素雍容博節有西河之風識者
推本所自而得五鹿子雖然余竟不能定五鹿子爲何
歛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如人也

長梧封人傳

長梧封人者顧其姓汝玉其名栗如其字吳其里其稱
長梧封人者何顧君以子貴凡再受封封皆五品故自
稱封人曰長梧則引莊生據梧語以自況也顧之先爲
越支庶自句踐起而其後在孫吳以至六季皆最爲甲
族自王謝繇北來顧始稍乙明之初以豪徙京師有支
子贊於張得不徙然遂從張幾失姓久之始復已而其

孫顯復贊於吳亦幾失姓子鉞篤行君子人也入貲當得官不肯仕以終有丈夫子二君其仲也嗟乎顧之得爲顧難矣君以甲申五月十三日生而其父難之曰五月兒不祥法不舉舉且妨父大父呵之曰孟嘗君不云乎即以長齊戶妨父者高其戶使不得齊何害遂舉君而俗故稱竹不易徙至五月十三日而醉徙之茂君異日歎曰竹醉而徙乃茂者全其天也吾之生以天全哉遂自號曰竹醉生老更稱竹醉翁云君質穎甚讀書一目三行下爲文有奇氣且肆博士矣而父坐鼓鑄株累當戍獄甚急君上書識者辭甚哀懇得不戍死然業少挫君益發憤讀書二十七補諸生試於學使者得第一人遂廩於庠君既少罹家難已而爲盜憎索如洗併去人所典衣物稱貸而償之曰盜非憎諸彼也家貧徒著入城顧必得令博士王敬臣巷而隣之曰吾以觀德也博士亦能知君君以母章太夫人漸老而有子其志工制科業即委之書曰吾有餘力藉供養母不能從少年

伊吾當是時君所與社中習制科業者今袁宗伯抑之發解南省擢進士友塔申少師士章雖蚤逝然有子汝默狀元及第君既以奇其志嘗撫而笑曰吾不敢望抑之若能汝默乎哉未幾而其志庸還貢章太夫人喜君曰未也其志遂連第進士由長興司理進同知南昌府考最於是君亦且貢矣舍而就封或謂顧君嶽嶽偉得官奈何舍而從兒子章服君笑曰吾不以一日佚易升斗也君故好爲詩以不獲意於名場則益工詩諸所經變態憔悴愉適之境與游覽酬酢縫紵乖睽之際一於詩乎發之居謂愁欲以當飲饑欲以當食倦欲以當偃息天下之快多矣度非詩不足當也其深思之極見若爲雕劂者然要歸之自然即率爾而爲之若不經意然求其不合於古者鮮也所善皇甫子循司勳劉子威侍御張幼于周懋修二太學倡和無間其志入爲工部郎君問一之京邸視之少師爲開東閣行酒修甥禮甚備歸而以詩贈君且悵然曰竟不能停阿游駕耶君念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六

徙居行求得故朱中丞先生紉祠傍舍曰吾去孝子而得忠臣故快舍傍隙地結廬讀書其中雜時并藥弟使獨多竹謂孺子毋忘醉時吾得長如竹足矣君甚好行德而自以寡故傷其德之不能徧一日歎曰使吾獨行德孰若曉天下使人人自行德哉於是採古經傳格言及子史裨官之紀凡善福而淫禍者會而梓之爲樹德錄二卷其言天人徵應之理核矣曰無爲而爲善者固鮮也誘而善去誘而惡累當千里今年丁亥君年六十

四治擴於虎丘之東塘游而樂之爲詩見志且語其志曰吾甚嚴瑯琊王先生事及吾之見之爲我乙一言

余州生曰吾吳最爲天下雄郡金閭之中崇堦腴圃相望封人舍而之乎磽确之區求所謂賢者祠宇而隣之此其意寧與伯鸞之依阜氏異哉世所共榮不必有之世所共諱不必無之以詩自適優游天年抑亦達矣乃所謂樹德錄者指近而警深守約而施博甚哉封人之工爲仁術也

大理卿宋公傳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七

宋公者諱儀望字望之其先丹陽太守哲徙吉水爲吉水人已又徙永豐定爲永豐人公之曾大父邦鉅嘗輸粟助邊拜緣幣羊酒之賜里人榮之大父七品散官魁昂父聞義以公貴贈吳縣令再贈御史公之爲諸生也數試於有司輒冠然省試而屈亦如之既薦即第進士爲吳縣令未幾即擢河南道御史移疾歸復爲御史御史之末幾即起爲大理右寺丞已落職補知夷陵州未上即拜霸州兵備僉事亡何起爲大名兵備副使移監福建軍尋削二秩需次久之補四川按察僉事即復爲其按察之副使移視福建學政以婦卒自免歸道遷其省參政即入爲太僕少卿甫上遷大理左少卿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提督軍務糧儲久之以功遷右副都御史改南京大理寺卿已轉大理卿有所齟齬乞歸需次里中公卒矣公之成進士自丁未以至戊寅踰三十載一居憂一移疾一自免再坐謫再需

次而其起家與遷移之峻且速大畧亦相當公之不出天下以爲非公無可與任者而及其既出則躡而肘之必不使其有以自遂其在下位苟遇一名缺亦必念及公以爲非公不足當而既遷之後復喻喻學互見指目以躡致累公蓋公之才識敏精神煥發足以鼓舞人之視聽而時亦一中其忌至於道骨勁挺高論橫溢必不肯舍已而徇人之好其忌者與知者錯而爲公屈伸最後知公者方柄國舉東南腹心之地以委公公亦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總稿
卷六十七

竭其力以大有顯見天下方延頸冀公之大用而卒不勝其忌者公亦亮且不起矣嗚呼人耶天耶始公令吳而其邑人猶少之公不動聲色發擿奸弊如神胥吏洗手而治念諸區所苦者長賦所苦者長運往往破家公倡諸區各出公田以贖之所出田畝計本受田爲差次即貴勢無得免者民以不困敵大入寇餉不給大司農計專官併責吳舊賦人洵洵且寃公白郡榜慰之而條處其緩急寃者復矣乃與比邑合而置義塚於

六門之郭禁毋得水火葬吳俗幾變言公偃故吳人公創文學書院以祠之與諸生講道肄業其中後皆出爲名公卿如今魏郡太原二相國其表表者公既精於法比時時麗情兩造數百人踰時解去而他所經畫擢節皆出人意表故既徵而人爲尸事之爲御史時上書論大將軍仇鸞擁勁兵居肘腋間挾寇自重無人臣禮時鸞恃寵驕甚聞者爲縮舌上雖內私鸞而無以易公寢不下未幾鸞暴死事露慘屍及妻子公意益發舒陳

欽定四庫全書

余州總稿
卷六十七

時務十二策爲識者所重出按河東醜持法亡所徇許醜賦簡少事公創河東書院申東越之學以與諸生講習多興起者移疾歸省母病痊復爲御史司大計時公之鄉人幸相有所睚子橫而貪公欲紓之未果因論邊事遂及東南而以督臣胡之淫侈撫臣阮之婪荒請攝治之二臣睚子之心膺也以是不悅公而會公督視三殿大朝門又中貴人議工直日一錄公不可又欲悉易殿趾石公又不可第易其燬弗堪者而睚子私賈人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十

自大名移閩監軍名爲材公而實遠之且因以兵事後
太宰於公按釐時有所不悅故也公至閩與大帥戚繼
光合策破倭酋斬無算入與棘事所撰程式義冠一時
籍籍稱公有文武材而計吏之譴復下矣太宰修前指
必欲斥公以快而考功郎一儒力持之曰宋某材且法
不至斥必斥宋某請先斥郎乃止議譴而公方從容遊
武夷賦詩歸而灌園讀書意甚適也屬邊事棘廷薦公
者前後十八疏於是公補四川按察僉事以至復爲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十二

修餘皇餞卒伍飭戎器申嚴賞罰亡幾倭果狎至公遣
舟師三覆之於外洋俘斬虜口奪仗器甚衆公於清濁
靡所不揚激而所敦勵尤在忠節會有詔雪靖難死事
諸臣公謂金陵其死事所也建表忠祠聚而祀之公之
鄉人宋揚邦又以不屈女真死江寧其祠與墓在焉而
墓且湮矣公行求得之爲置封樹因故祠陞官而歲饗
薦焉太常卿袁公洪愈國子祭酒姜公寶皆里居非相
國所急而姜尤甚公力薦之意與左使瑣臣繩公公不

千金屬工部歐陽尚書者辟與工事公又持不可於是
衆怨叢矣公之遷大理丞暱子自以爲公功公無所報
謝而逡巡引避以請急歸道風靈變幸相欲有所廢樹
及大計吏而尚書遷吏部與暱子比而謀譴公公之兵
備霸州也前是有西寧侯者道其地盜夜迫之倉皇溺
死盡剽其資財詔捕之格甚峻公鈎得其渠黨悉置於
理霸人懼公威神竟公任無竊發者派爲徽南輔公請
城之最爲堅完又疏豁洪武以來養馬通稅民大悅其

使視福建學政一以高皇帝臥碑訓諸生而時刻東越
理性諸書翼之所以鼓舞振德尤備自是參其省政佐
太僕大理皆不久遷無可見者其撫南直隸九郡則自
江陵張相國居正所謂知公者也公故令吳深曉民間
疾苦與吏弊風俗至則一切務爲寬大而於雲間金壇
溧陽豪貴人之匿賦而以重累單赤者亡所縱貸諸郡
邑中水上書請減歲租發儲粟以賑水不大災是時
海警稍解吏士諱言兵而公獨與兵使者王叔果計益

顧人是以知公雖以材見器相國要之不苟爲附離者坐與御史論盜事相異同公廷辨不少屈雖入爲廷尉猶用前隙指咎公公所部一郎病狂易嘗闖入交戟肆侮公置弗較也而郎猶時時毀公偶有中之者遂繼及之相國絀其說然猶小停公任以解公遂決意不復出以至卒海內咸惜之得年六十有五耳公生而磊落感慨有大人志一日讀宋史至秦檜陷岳武穆事掩卷而歎贈公恠之對曰令兒生其時不飲血而碎檜首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十一

有如日又讀唐史裴度傳所謂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太嗟泣曰壯哉男子當如此耳贈公謂公當以名義見嫌且必能爲縣官致力公公工於舉子業負重名然好習史漢書及少陵氏詩善其言矣偶從鄉先生聶貞襄公豹所得聞東越良知之旨而服膺焉東越者故王文成公守仁也公遂游貞襄公門已又游歐陽文莊公德鄭文莊公守益門貞襄及兩文莊公皆重公以爲能負荷大事最後印證於故羅文恭公洪先其

詣益醇深時方議以文成公從祀孔廟而拘儒或難之公曰是未易以口舌爭也乃著或問一篇反覆數千言大較謂堯舜開道心精一之傳未嘗求理於物格心於外孔門大學首言明明德明德即道心之靈覺不昧者然則明明德之功要在致知而訓故之士乃謂致知者推極其知識是求之物而格之外也文成公指而示人曰致吾心之良知而已是知也孟子之所謂孩提之知愛知敬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也然則得大學之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十二

旨而上遡堯舜精一之傳者無如文成公公之或問出見者無不美然後十餘年卒以王文成公論祀公於學能識其大其爲人氣豪不帖帖細瑣然內行特純篤贈公有五子公最晚舉能得其心歿而公哭之毀悉其婦索裝以營喪葬母太夫人九十矣大會客稱觴爲樂比畢會入而視省者四五公時已踰艾猶烝烝然孺子慕也所受產室悉以讓諸兄兼爲行履得好田園輒買益之推而至於三族之親以逮疎者又推而至於交知及

間左亡不沾公之德以爲恒卒然有凶吉取之若寄公亦自忘其德于人少喜其邑之陽山以自號有詩曰陽山鶴晚撫吳又喜句曲之華陽盡哀其詩文目之曰華陽館集始難子子仲兄之次子瑜已而自有子曰珙曰玘曰珽有女婚嫁皆名族詳胡觀察直行狀中

牟州生曰胡觀察魯中丞之稱公古文辭也謂世之師述遺史漢者刻意剗心雕鏤模擬其極至於盜哭爲悲借笑爲歡公每歎以爲中古影子一切掃去之咏歌必

欽定四庫全書

牟州雜錄

十四

性情論議自道法因其固然本其誠然嗟乎文不在茲乎哉乃胡公又謂不佞齊名公夫不佞惡能齊名公記在燕中與公還往然不數論文叩其學亦不甚酬返獨酒間爲歌孟氏牛山之木章聾節咏歎低昂宕佚不假長字而余心豁然若有會又若有創警者夫公之益我深也若公所遺際在通塞之間蹟則必起起則必蹟以爲人乎人所不宜有天乎天所不可解雖然公所自立於天之外者微矣

徐節婦湯氏傳

國家於嫠婦未三十而守志者及其踰五十也而旌表其門閭所以風勵女德至隆重也然往往多蹈常而食腴無甚危甚艱之事以拂撓之僅守其一節以終其身而已君子猶謂之賢要未有嬰百罹出萬死而卒以其孤濟若徐節婦者也徐節婦者湯女也湯在宋以睦見旌爲義門凡二十傳而爲津津無子僅有一女曰節婦生五歲而津死母吳抱季之最少子而子之節婦待之

欽定四庫全書

牟州雜錄

十五

甚雍容無間父所遺索悉推以與之不吝也十七歸徐君開甫四歲而失母七歲而失父父故豪負氣誼與里中舉家相閱夜見攜以不良死節婦之事徐君固柔惇相愛然不欲以狎進間與道兩家變難余苦未嘗不嗟泣涕洟也乃徐君及其父死時狀則齒斷斷髮上指冠矣而會徐君讀書屬文露其類已又露其憾於讐者則益懼且妬之節婦年十九生子明德僅彌月而徐君中寒疾頗欲讐者賂醫故左其藥遂得死節婦痛極絕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七

而復蘇者數矣已屏湯粥弗進時徐氏獨世大父子先夫婦在婦沈孺人指明德而撫之曰若夫所爲血膚者此呱呱耳若從而夫死誰與乳此兒且也何以見若夫地下節婦乃勉強食而斷髮毀容不櫛沐鋪戶垂幌親族罕識其面當是時沈孺人倦家政而才節婦悉以委之節婦爲謹案綸治醢醢御戚復秩秩有度子先有三女晚始舉一子後明德節婦之字之猶明德也三女之視節婦非嫂也而姊矣而亡何沈孺人卒節婦乃獨處自治炊爨廢丘之園百畝人或謂所受王父遺不均以動節婦者節婦指明德而謝曰是兒苟有立寧遺產足將哉於是夜誨明德受書篝燈熒然機杼聲與佔畢先後矣明德小懈即跪之庭責數甚苦曰佚汝而成汝懈是吾負而先人也涕泣數行下明德益自感奮補博士弟子有聲然屢試輒不利最後以倭難匿身幕府上績簿天官授寶源局爲大使迎節婦京邸具冠服伏謁節婦愀然曰吾不望汝僅僅至此雖然亦足酬而父矣吾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七

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者古人之所恒言而今人之所希備者也勉之母以祿薄而怠事毋以官冗而挫節明德頓首拜受教以故居官有廉能聲當稊廟時國家有乾清永陵諸工役明德皆與勞需賜金幣者凡二十餘次以壽節婦節婦未嘗色喜曰小臣辱上恩何以報塞蓋節婦業四十六而有司以狀聞御史年不應格唯歲給粟帛而已又十年而明德具疏上請下御史驗實大宗伯奏如例救旌其門於是粟帛有恒給而會明德滿考貤贈徐母如其官而節婦之旌典適下焚香望闕謝上恩已晚明德汎瀾久之曰若所以爲父母足矣吾不枉撫若明德用節婦教數郡商人餉罷之日其素蕭然跪謝不能供養節婦笑曰吾已長齋事佛何所煩汝簋且清白吏養故甘也乃率明德婦課督女紅而身從三孫授經夜就燈一室曰老者與少者孰勤也及兩孫經明補博士弟子已復舉曾孫乃懸徐君像指以告明德曰吾不自意金又金汝今實見汝三子一孫吾且

下報而父矣明德貧然好客客多長者節婦至脫簪珥爲酒費母使壘恥明德又間購古文奇籍名畫以空其橐婦亦弗問也用是得賢雅聲而節婦年七十五矣忽中寒疾且殆明德露禱於天中夜忽聞空中有聲若擲石跡之得異香驚喜甚液湯而飲之病蘇食飲如恒時居半月忽語明德曰明日午時良乎吾欲見汝弟弘德弘德者即節婦所依沈孺人時少叔氏之子也叔氏卒節婦居恒鞠之如叔氏而加誨訓成立爲諸生日午弘德來悲喜駢集慰語者許時俄一笑而逝既殮顏如生踰年明德葬節婦而來謁余曰先生惇史也其爲吾母傳以示後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六

弇州生曰是所謂嬰百罹出萬死而卒以其孤濟者也夫死事易成事難則自古記之矣吾所悲者節婦六歲而稱孤女十九而稱孀婦以其身爲兩宗殉者七十年以比於丈夫子則文信公夫信公之所爲艱虞者十年耳然節婦之晚而成則勝之嗚呼賢哉難許所稱柏舟

何加焉

周文恪公傳

周文恪公者諱子義字以方世爲常之無錫人業儒而至高皇帝時有志善者以滇中役改隸軍籍顧其人個儻負氣更用是起家有五子仲爲昌言昌言子鑑鑑子澹鑑澹俱以公貴贈如公今官贈公澹工詩善書里中縉紳慕稱之然以好行德不事家人產產漸挫而又難子年四十七始舉一子又三年而舉公公生而端穎異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十九

凡兒五歲受書輒誦十二能屬文十五見其業於鄉進士殷君殷大奇之勸其出就試公謝學未成弟果十八試於督學御史馮公宸然首列遂以諸生應試不利歸而益勤苦自力爲舉子業既而歎曰大丈夫乃以一第市耶謂日所啞啞佔畢者於身心有絲髮益否也乃悲取五經熟誦冰之既而取程朱諸大儒章句醇之已取漢人注疏叅之融融如矣乃復取源洛關閩與薛文清王文成蔡祭酒之遺言而體驗之稍筆之書其翼經傳

者曰穀語凡二十卷其發抒所獨得者曰日錄見聞凡十卷於是公之學成矣里中弟子負笈請受者屢恒滿至藉其束脩之贏以供贈公及母吳淑人甘藹而公躬啖蔬素衣韋躡屨自若然至當省試輒以不應令報罷人或謂公益少貶就時趣耶公謝曰母以爲也我固當有合而贈公及吳淑人相繼捐館公毀瘠逾禮既除爲嘉靖辛酉遂薦爲于鄉明年復絀南宮又三載乙丑會試高等對策復上第選改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所試詞賦皆甲而公意乃不篤好曰此與舉子業何異益治經術明習國家典故章程諸以筆墨事請者弗盡酬也復用試高等留拜編修明年爲隆慶戊辰分校禮部試得先光祿卿余懋學等二十人皆名士與修世廟寶錄奉冊封周之泰寧王王國津送直可百金公悉返之分理制誥充經筵展書官公於寶錄所任纂自嘉靖丙戌以後八年事於議禮制度最名爲繁鉅公考據剪削亦最名簡要有法未及就而遭南京國子監司業公至日

坐堂廂與上舍諸生講說經義務爲精深推本聖人以立言之指而其課業皆手自甲乙最爲劉當諸生人心自喜以爲不虛值即陽城韓愈而下無論也當是時萬文恭公余文敏公相繼爲祭酒其人介通不同同於推服公至取司業所定規條爲祭酒絮法而是時公所舉士余卿治南垣嘗極論朝政得失於相臣操切有所刺譏相臣既已逐余卿矣而疑疏草自公手銜之而公昉之官至考三載績亡一尺蹠以通相臣車門噤噤露辭色會留都大計吏吏部尚書嘗交關公公一切禦以理亡所徇尚書窺得相臣指欲誦公以達之而伸其志賴諸公持之力得亡他公始中蜚語即掩關卧曰是不難我僕被耶諸生日伺公門環泣請留久之稍出視事後以資次改北前後通六載始轉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祭酒今少傅許公貽書公曰忠信壘殆尚行之哉意蓋有所指也萬曆己卯主順天試後檢無小管亦號得人兼清兵部黃吏無敢以率畧進者庚辰再分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三

校禮部試公故治書而改開詩如夙治所得名士視戊辰尋遷國子祭酒其教授諸生約畧如司業時至釐革竅靈節番浮費積金錢數十緡拓飭公廨一新不以煩縣官則非司業所任也當是時相臣雖不專爲忤而待公猶落落公殊安之會其卒始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尋遷左侍郎知貢舉充會典副總裁已解部事顯訓庶吉士俄進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其兼學士總裁會典訓庶吉士如故公喜曰吾知所以報國矣庶吉士晨朝公未嘗不諄諄以爲已之實學訓之也間與論天下事及祖宗彞訓而後傍及藝文曰此若所繇貴也雖然非若所急也會典總齊百司庶務公故長於其學而至是益加精毖目披手校昕夕不倦臺諫有請以明先儒從祀文廟者公首以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應而蔡蔡酒清胡布衣居仁章文懿懋呂文莊樞亞之下禮部會羣臣議祀王陳而布衣與焉公既爲侍從長而禮部以尚書缺請廷推首侍郎沈公公僅居次既內閣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七

三

輔臣缺請時居憂者禮侍太倉王公及吏侍山西王公得之前後皆越公庠公泊然如弗聞也或謂公不當去平公笑曰以我不任去固當以我不爲內閣禮部去非臣節也書不云乎伯拜稽首讓於夔龍滿三載賜鈔緡羊酒同尚書贈封如令甲嘗以病瘠告賜體薦醪米醬菜同閣臣尋偕太倉公主會試所得多恢奇博朗之才程文爲天下式而公大意乃在崇雅敦實於敘辭諄諄以萬石君不言躬行爲勉有某御史者希指謂公兩見抑爲不能其官而妄詆訶之然不敢及公行履公上疏乞骸骨優詔不許會典成公功最多而以校讐故耗精力比且上而公病一昔卒矣上聞訃震悼而會閣臣用書成得敘遷乃併上公功特贈禮部尚書賜祭者二行人治葬一切用尚書恩申謚文恪公爲人孝謹天性奉贈公吳淑人獨能得其心皆以老壽終然居恒自恨晚達不逮祿養語及輒愀然改容歲時烝嘗未嘗不涕泣灑地也事其兄恭甚時捐索以成其義名衣食嫺婦畢

身無倦色又爲之宇遺孤如子燕居獨處恒欽欽若對大賓疾言遽色不以加於僮僕其御子姓直萬石君試序所爲誨誨蓋身有之也於物無所嗜好所嗜好獨書祿賜購積餘萬卷咸手自校讐前後典試與成均所造士仕宦幾徧海內絕不以毫髮私干之亦無敢以私請者大商林姓者故暱而交公公既貴請以五百金置邸公謝絕之曰吾不復與而交矣邊之撫臣致賀金滿百公大驚曰以一撫臣而賀金百其爲百金當不啻何以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
卷六十七

七

飽戰士哉却不受公時自謂楊氏父子四知三不惑庶幾有之志伊學顏則服膺而未之逮也公既以明習掌故聞公卿間有疑難事輒問周先生云何公事爲條答無爽然未嘗露德色所著書自戲語日錄見聞外有中書直閣記評列後先宰輔賢否甚皆秘不以示人國朝故實幾二百卷有四子俱才而長爲炳文以公蔭太學生創公行實者

弇州生曰周公繇孤生起田間終始不離石渠成均之

地操觚管者二十年而至通顯可不謂遘際哉雖然春秋僅五十八不能開下壽秩僅第三品不能登八座於職僅侍從不能參預大政天於周公何豐始而終畲之也嗚呼當隆萬之間天下之文極矣公獨欲挽之以質而盡歸於實用令公不死而其所操攝雕蟲之士屈而經術行誼伸侈力而致成康文景之治景光當何如哉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
卷六十七

七

弇州續稿卷六十七